

大漠之子雪漠

雷达 等著

解读雪漠

上卷

迄今最全面的雪漠研究集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解读雪漠

上卷

大漠之子雪漠

雷达等著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解读雪漠 / 雷达等著.

— 北京: 中央编译出版社, 2014. 12

ISBN 978 - 7 - 5117 - 2372 - 7

I. ①解…

II. ①雷…

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文学评论

IV. ①I206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42064 号

解读雪漠

出版人: 刘明清

出版统筹: 董巍

责任编辑: 董巍

出版发行: 中央编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(100044)

电 话: (010) 52612345 (总编室)

(010) 52612363 (编辑室)

(010) 52612316 (发行部)

(010) 52612315 (网络营销部)

(010) 52612346 (馆配部)

(010) 66509618 (读者服务部)

传 真: (010) 66515838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广州市海珠区大正彩印厂

开 本: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字 数: 1300 千字

印 张: 78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8.00 元 (全三卷)

网 址: www.cctphome.com

邮 箱: cctp@cctphome.com

新浪微博: @中央编译出版社

微 信: 中央编译出版社 (ID: cctphome)

淘宝网站: 编译出版社书店 (网址: <http://shop108367160.taobao.com/>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

凡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, 电话: (010) 66509618



● 雪漠简介

雪漠，原名陈开红，甘肃凉州人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甘肃省专业作家，国家一级作家。深造于鲁迅文学院和上海首届作家研究生班，被甘肃省人民政府等部门授予“甘肃省优秀专家”“甘肃省领军人才”“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”“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”等称号。

著有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《猎原》《白虎关》《西夏咒》《西夏的苍狼》《无死的金刚心》《野狐岭》等。作品入选《中国文学年鉴》和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，荣获“第三届冯牧文学奖”“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”“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”“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”等十多个重要奖项。其中，《白虎关》入围“第八届茅盾文学奖”；《大漠祭》入围“第六届茅盾文学奖”和“第五届国家图书奖”，登上中国小说学会 2000 年中国小说排行榜，《人民日报》、新华社、《光明日报》《文汇报》、中央电视台等数百家媒体给予评价，被誉为“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”，已被译成多种文字，在《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》中有重点论述，被认为是当代西部文学的标志性作品。“雪漠小说研究”已被列入北京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兰州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中央民族大学等高校的研究课题。

雪漠也是大手印文化研修专家，香巴噶举文化传承者，已出版《大手印实修心髓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心髓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实修顿入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参透生死》《光明大手印：文学朝圣》《光明大手印：智慧人生》《光明大手印：当代妙用》等大手印文化研究专著。

雪漠文化网：www.xuemo.cn

Email: xuemo1963@163.com

QQ: 417825705

目 录

辑一 《大漠祭》为谁而“祭”？

【专家解读】

雷达 / 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	1
杨剑龙 / 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感悟	4
雷达 / 雪漠小说的意义	7
雷达、赵学勇 / 《大漠祭》评法几种	9
杨文林 / 贫不薄文	11
马步升 / 卑琐与高贵的双向冲突与和解	18
欧阳文彬 / 为《大漠祭》喝彩	24
赵雁翼 / 《大漠祭》的语言	25
梁胜明 / 一部真正为农民写的书	29
吴金海 / 《大漠祭》内容摘要之编后记	31
张炳玉 / 甘肃文学的新崛起	34
北野 / 《大漠祭》：活的艰辛死的无奈及爱的荒诞	37

【学界视角】

张明廉 / 西部农民凡俗人生的真实与诗意	40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



朱卫国 / 猎猎大漠风悠悠西部情	45
杨万寿、唐援朝 / 平静中书写农民的历史	54
彭岚嘉 / 乡土风景与乡村情感	57
何茂活 / 农民生活、农民情感和农民语言	64
尚纓、汉滨 / 西部文学的新收获	69
孔会侠 / 满腔热血，几多感慨	74
唐翰存 / 苍凉的大漠深处的声音	78
白晓霞 / 大漠呵大漠	81
丁皎年 / 再读《大漠祭》有感	82
白晓霞 / 《大漠祭》中的民俗世界及其象征意义	83
唐援朝 / 重读《大漠祭》	89
李文琴 / “大漠”中的老顺	95
韩伟 / 文本的生态审美解读	97
梁颖 / 乡村叙事的审美特征	98
蔺春华 / 乡土的悲恸与生命的期盼	100
田广 / 小说语言与汉语主体性	103
韩伟、王彩凤 / 生存状态的描绘与西部精神的展示	105
董俊兰 / 浅谈《大漠祭》对农民生活的表现	111
吴建新 / 《大漠祭》理智与情感的困惑	119
西部，苦难的召唤	124

辑二 《猎原》“路”在何方？

【专家解读】

崔道怡 / 关于生存的真实画卷	127
白烨 / 读雪漠的长篇新作《猎原》	128
崔道怡 / 地球是这样毁灭的	130
阎晶明 / 《猎原》笔记	134
卢洪涛 / 西部：一个真实的神话	135
唐达天 / 西部人似乎不崇拜狼	141
纪天材 / 悲怆的命运交响诗	144



【学界视角】

彭岚嘉 / 与狼共舞的困惑与悖谬	147
刘镇伟 / 平静叙述中的痛彻之思	153
柴永贤 / 《猎原》环境和人物	158

【民间话语】

古之草 / “路”在何方?	162
张平 / 《猎原》：让我们赴心灵之约	164
颜桥 / 《猎原》语言的艺术倾向	165
孙悟空 / 生存诗意的寓言悲剧文本	168

辑三 《白虎关》是谁的“关”？

【专家解读】

陈思和 / 什么是美丽的最好定格?	173
木弓 / 甘肃又有好作品	176
杨剑龙 / 生的挣扎与爱的执著	179
何清 / 无力的挣扎与无望的救赎	181

【学界视角】

陈晓明 / 西部叙事的美学气象与当代机遇	190
徐炯、徐德明 / 《白虎关》中“花儿”的叙述功能	194
张惠林 / 西部大地上的民俗图景	200
贾玲俐 / 西部农村生活的绝唱	209
韩春萍 / 现代语境下的陇军小说	216

【民间话语】

郝奇 / 城市化进程中的病态	220
古之草 / 《白虎关》的良知和尊严	221



梁一夫 / 坚守与变迁	223
夕阳 / 良知的书写, 灵魂的拷问	228
古之草 / 《白虎关》: “善”的传递与弘扬	236
古之草 / 《白虎关》: 文学应有直达人心的力量	239
明子 / “研”“磨”《白虎关》的理由	241
明子 / 敬畏经典、重塑人生	245
明子 / 温暖的马灯	248
古之草 / 定格在美丽的瞬间	250

辑四 总说“大漠三部曲”及其他

李星 / 从《大漠祭》到《白虎关》	253
李星 / 现代化语境下的西部生存情境	255
李清霞 / 西部民间伦理与西部乡土叙事	261
朱墨 / 沙湾村的人间喜剧	267
子玉 / 品读《大漠祭》和《猎原》	274
朱卫国、杨万寿 / 不同文学观视野下的两个文本	276
心蓝 / 《大漠祭》和《长恨歌》的比较解读	284
孙玉玲 / 从小说《白虎关》和《凿空》看西部农民的荒原体验	286
王锐 / 系列长篇的创作诱因与接受困惑	289
刘青汉 / 沙漠生态与生命告白	296
张玉 / 雪漠小说中的生态意识	299
程国君 / 审视“西部”之痛	303
何清 / 关于卑微的叙事	313
曹雪梅 / 西部女性的生存境遇	320
郭茂全 / 西部儿女的悲歌	332
张继红 / “大漠—人—乡土”的一体书写及其局限	341
马梅萍 / 关于西北地区乡土生活的一种书写	346
冯佩昕 / 西部民间伦理下女性的生存境遇	353
武建新、徐军新 / 从现实到寓言	357
武建新、徐军新 / 从“童话”到悲剧	361
武建新、徐军新 / 从人的出走到狼的远行	364



朱辉军 / 评《狼祸：雪漠小说精选》	367
董雄儿 / 社会转型时期的西部农民生存图景	369
杨剑龙 / 写出大漠中生命的奋斗与挣扎	377
陈思 / 太阳和月亮同时升起的地方	380

附录 雪漠书画解读

【新闻报道】

罗倩曼 / 雪漠书画应邀参加第十届中国（深圳）国际文博会暨“中华佛教高僧大德墨宝精品展”	384
罗倩曼 / 雪漠书画获得好评	385
罗倩曼 / 雪漠书画引起强烈反响	386
罗倩曼 / 国际文博会雪漠读者见面会	387
罗倩曼 / 国际文博会雪漠书画作品展回顾	389
古之草 / 雪漠书画展获得圆满成功并引起强烈反响	391

【众人眼中的雪漠书画】

雪漠 / 我为啥痴迷地画画？	394
古之草 / 从鹰的“佛慢”谈雪漠的成功“转型”	397
杨博妍 / 对雪漠书画的另一种观看	401
陈彦瑾 / 文字般若，书画传印	405
张笑颜 / 解读雪漠老师的大写意水墨画	407
罗兰 / 用笔敲开心灵之窗	408
罗倩曼 / 美的启示	409
苏晓霞 / 从雪漠书画作品看香巴文化精神	411
文印 / 大音希声，大象无形	414
陈思 / 众人眼中的雪漠书画	415
陈思 / 读雪漠老师的抽象画一二感	420

辑一 《大漠祭》为谁而“祭”？

【专家解读】

生存的诗意与新乡土小说

雷达（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、评论家）

从报上看到，有的读者对难得见到描写当代农村生活的优秀小说表示不满。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，少的确是少。然而，优异之作并非完全没有，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便是一部出类拔萃的表现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。

尽管出版者在封面上赫然标出“粗犷自然，大气磅礴，情节曲折，言语鲜活，朴素睿智，引人入胜，是真正意义上的西部小说和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”这般惊人语；尽管上海一些先期看过校样的批评家给它很高的评价，但也许是信息过剩到真假难辨，也许是言过其实已成通病，《大漠祭》出版之初，像许多被预告为“杰作”的出版物一样，并没有引起多大反响。最终，还是读者的发现和选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：此书自去年十月出版以来，悄然间已是第三次印刷。对于一部出自西部一个无名业余作家之手的纯文学作品，这是十分不容易的。

真正进入了小说的文本，人们便会强烈感到，编者称它是“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”，并非妄语或商家的广告辞令。这是凝结了作者多年心血的一次生命书写。从贯注全书的深刻体验来看，不用作者自述也能看出，它的人物情事多有原型，或竟是作者的亲人和最熟悉的村人，那种从内向外涌动的鲜活与饱满，即使最有才气的“行走文学”者似也很难达到。作者自言：“此书几易其稿，草字百万，拉拉杂杂，写了十二年，动笔时我才二十五岁，完稿时已近四旬，但我终于舒了一口气，觉得总算偿还了一笔宿债，今生，即使不再写啥，也死能瞑目了。”又说：“我的创作意图就是想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（包括现在活着的和将



来出生的)，在某个历史时期，有一群西部农民曾这样地活着，曾这样很艰辛、很无奈，却很坦然地活着。”读此书，我们眼前确乎活现出沙漠边缘一群农民艰苦、顽强、诚实、豁达而又苍凉地活着的情形，一如“大漠”那样浑厚的、酷厉的意象——“那是一种沉寂，是被人们称为死亡之海的大漠的固有的沉寂，但那是没有声音却能感觉到涌动的生命力的沉寂”。

我理解，《大漠祭》的题旨主要是写生存。写大西北农村的当代生存这自有其广涵性，包含着物质的生存、精神的生存、自然的生存、文化的生存。所幸作者没把题旨搞得过纯、过狭。它没有中心大事件，也没有揪人的悬念，却能像胶一样粘住读者，究竟为什么？表面看来，是它那逼真的、灵动的、奇异的生活化描写达到了笔酣墨饱的境界，硬是靠人物和语言抓住了读者，但从深层次看，是它在原生态外貌下对于典型化的追求所致。换句话说，它得力于对中国农民精神品性的深刻发掘。

《大漠祭》承继我国现实主义优良传统，饱蕴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正视现实人生的勇气。它不回避什么，包括不回避农民负担过重和大西北贫困的现状。它的审美根基是写出生存的真实，甚至严峻的真实，这样才能起到激人奋进的作用。它尤重心灵的真实。从形态看，作品写的是腾格里沙漠边缘上一家农民和一个村庄一年间的生活：驯鹰、猎狐、打井、捋黄柴、吃山芋、喧谎儿、缴公粮、收地税、计划生育以及吵架、偷情、祭神、发丧等等情事。照作者说的，不过是生之艰辛、爱之甜蜜、病之痛苦、死之无奈而已。然而，对人的灵魂冲突的理解和描写，对农民品性复杂性的揭示，是它最撼动人心的部分。对一部大型叙事文学而言，人物的刻画毕竟是最根本的。比如，老顺这个驯鹰老手，为贫困和为儿子娶亲的重负所累，一次次地走向了大沙漠深处，去掠夺沙窝子，好像沙窝子最不会拒绝。其实，环境恶化了，老顺们恰又是恶化环境的承受者。“上粮”一节写尽了老顺的矛盾。他揭发了别人，因为他有股说不清的气，他以维护公家利益为自己辩护，待到他的好粮被压低为三等，他涨红了脸，“嘴唇、胡子、手指都抖动着，眼里也蓄满了泪。半晌，他叫了一声，声音嘶厉得变了味”。老顺是刚强的，且不乏霸悍之气，但他久经传统文化熏陶，认为二儿子猛子的行为给他致命的打击：“老顺木了脸，梦游似往村里走，衣裤突然显得过分宽大。风一吹，老顺的身子一鼓一荡的，像要被风带了去。”坚韧与无奈达于极致。老顺的大儿子憨头，苦吃勤作，供弟弟上完中学，自己一字不识，他弥留之际的最大心愿竟



是让弟弟用架子车拉上逛一趟武威的文庙。这情结给人悲凉而悠长的思索。人物中，男性以老顺、孟八爷、灵官写得好；女性中，老顺老伴、双福女人、莹儿、兰兰也都好。作品的生存环境是阔大而单调的，人文维系不无封闭和愚昧的色彩，然而，它的人物自有其生存哲学，他们有自己在艰难环境中维系精神的强大纽带。且莫认为作者在一味地写苦难，其实，正是老顺及其儿女、村人们的坚韧与豁达，勤劳与奉献，支撑着我们明朗的天空与大地。

审美上素有“使情成体”之说，《大漠祭》以雄浑的自然生态为背景，以人情美、人性美为结构内核。老顺有三个儿子，老大憨头因救人而阳痿，家里换亲把妹妹兰兰换了出去，给他换来了莹儿做媳妇；老二猛子，蛮勇任性，与某大款备受冷落的妻子有染；老三灵官，带有作者的影子，他有文化，灵心善感，在特殊境遇里，与嫂子莹儿发生了恋情。这么说，只是勾勒了最简略的人物关系。事实上，作品的动人力量，全在于超越了这个故事层面，指向了精神的高度。在灵官与莹儿的关系中，可提供寻味的东西更多，在乡村，真正伟大的多是女性，她们含辛茹苦，忍辱负重，给生活注入了欢欣，又承担起巨大苦痛，从容面对一切。

《大漠祭》的语言鲜活、有质感，既形象又幽默，常有对西部方言改造后的新词妙句。随手可拎出这样的句子：“风最猛的时候，太阳就瘦、小、惨白，在风中瑟缩。满天黄沙，沙粒都疯了，成一支支箭，射到肌肤上，死疼。空中弥漫着很稠的土，呼吸一阵，肺便如浆了似难受。”——没有切肤体验和观察是写不出的。这是状景，写人的妙语就更多了。长期以来，不少自以为是乡土小说的作家，过不了乡土语言关，因为语言的滞后，他们有意无意地遮蔽了乡土生活中许多有生命力、启示力的东西，包括某些生存哲学和禅意。这不禁使我想起，《大漠祭》在审美上与新疆散文作家刘亮程颇有异曲同工之妙。有人说，刘“在一头牛、一只鸟、一阵风、一片落叶、一个小蚂蚁、一把铁锹中，倾注了自己和所有的生命”。雪漠何尝不如此。

当代文学太需要精神钙片了，《大漠祭》正是一部充满钙质的作品。我以为，经济的欠发达，并不必然意味着文化的欠发达，而文化的欠发达，又不必然地意味着艺术感觉的欠发达。西部的生存诗意，可以滋润我们这个浮躁时代的地方太多了，只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。不管高科技发展到何等地步，人类永远有解不开的乡土情结，永远需要乡土情感的抚慰。《大漠祭》告诉我们，乡土文学不



会完结，新的乡土文学正在涌现。如果说，过去的“农村题材”的提法有某种观念化、狭窄化倾向，把不少本真的、美的、善的和诗意的东西遮蔽了，那么，“感受土地的神力”（王安忆），在乡土生活中寻觅精神的资源，甚至源头，已成为当今许多作家的共识。《大漠祭》崭新的审美风貌是区别于以往同类创作的——这或许是我想要在另一篇文章中着重论述的问题。

（刊于《小说评论》2001年第5期）

生活的体验与生命的感悟——评雪漠的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

杨剑龙（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）

读罢长篇小说《大漠祭》，我的心灵被深深地震撼了：辽阔雄浑的大漠风光、窘困贫穷的生存状态、人物善良性格不幸命运等，在充满着乡土气息的西北农村原生态生活的描述中，给读者展示出一个独特的世界，表达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真切体验与生命的深刻感悟。作者雪漠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武威人，这部始写于1988年、定稿于2000年的小说，意在“平平静静地告诉人们：我的西部农民父老就这样活着。活得很艰辛，但他们就这样活着。”（《大漠祭》序）。小说以浓郁的生活气息、生动的人物形象、奇特的西部景观、鲜活的本色语言等，构成了这部小说厚重悲慨的艺术风格。

作者在小说自序中说：“我想写的，就是一家西部农民一年的生活，（一年何尝又不是百年？）其构件不过就是驯兔鹰、捉野兔、吃山药、喧谎儿、打狐子、劳作、偷情、吵架、捉鬼、祭神、发丧……换言之，我写的不过是生之艰辛、爱之甜蜜、病之痛苦、死之无奈而已。这无疑是个小事，但正是这些小事，构成了整个人生。我的无数农民父老就是这样活的，活得很艰辛，很无奈，也很坦然。”雪漠以拳拳的故乡之情，以西北地区农村的生活为背景，以农民老顺一家的生活为核心，以充满着独特地方色彩的语言，叙写出西北农民们艰涩而窘困的生活，写出了“生之艰辛、爱之甜蜜、病之痛苦、死之无奈”。从总体上看，《大漠祭》并不以曲折的故事情节取胜，而是以浓郁的生活气息见长。作者在小说的《序》里说：“文学上，我很有自知之明。我不长于编故事。当然，也可以理解为不会，或是不屑。但在描写日常生活、写人以及生活底蕴等方面，我一向着意追求并足以自慰。因此，想从《大漠祭》中找出张牙舞爪的所谓思想和惊心



动魄的离奇故事，无疑是徒劳的。但是，你要是想看呼之欲出的人物、鲜活的生活场景、扑面的生活气息、丰厚的生活底蕴……那么，你自可以翻开它。”小说以农民老顺一家生活的描写为主，在几个儿女们多苦多难生活的描写中，展现出农民们艰辛而沉重的生活：老顺的大儿子憨头患肝病的磨难与死亡、二儿子猛子与双福女人的偷情与被捉、三儿子灵官与嫂子莹儿的私情与自责、女儿兰兰与丈夫白福的矛盾与决裂……通过日常生活的描写，勾画出了祁连山下沙湾村人们在贫困生活的磨难下生的挣扎、爱的渴望、死的悲哀。由于作者对生于斯长于斯之地的长期生活积累，由于作者对大漠百姓生活状态的关注，使小说在对于平凡普通的西北地区百姓生活描写中，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。

作者以浓浓的乡土之情，努力写出故乡人“很艰辛、很无奈，也很坦然”的生活状态与生活态度，他自认为“《大漠祭》中没有中心事件，没有重大题材，没有伟大人物，没有崇高思想，只有一群艰辛生活着的农民。他们老实，愚蠢，狡猾，憨实，可爱又可怜。”（《大漠祭》序）。雪漠以“哀其不幸”的情绪，真切地描绘故乡人的艰辛无奈的生活，刻画出了诸多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。小说中一家之长的老顺，吃苦耐劳善良本分，以其辛勤劳作养家糊口，他虽然没有什么文化，却常常能够说出一些颇有道理的话语，他说：“啥是国家大事？是吃，是穿，是叫老百姓活好。”他说看电视新闻里这个会、那个节是白费电。在交公粮时，他对白狗、北柱将过秤后的粮斛绕个圈再上称深为不满，而告发了他们。当粮站工作人员将他上好的麦子定为三等时，他倔强地拉走了所交的公粮。大儿子憨头患肝病、阳痿而性格内向、沉默寡言，他不能尽一个丈夫的基本职责，内心觉得对不起妻子莹儿，但又怕别人知晓有损他做丈夫的脸面，他始终处于肉体与精神的双重苦痛之中。二儿子猛子率直憨厚、粗俗朴实，发了财的双福长期不回家在外面吃喝嫖赌，猛子受双福之妻的诱惑而与她保持着偷情的关系，当他们的关系被双福发现后，猛子敢做敢当愿意承受责打与凌辱。三儿子灵官高中毕业没能考上大学，文质彬彬灵秀聪慧，既不满于窘困的生存环境，又不能摆脱这种生活的折磨，他与嫂子莹儿有染，却始终为此而忧心忡忡自谴自责。女儿兰兰朴实温顺，被换婚嫁给赌徒白福后，忍受着婆婆的虐待、丈夫的打骂，在女儿死后她决定与丈夫离婚。莹儿文静美丽颖慧活泼，是一个“花儿仙子”，能够唱许多动人的西北民歌“花儿”，因为换婚而被嫁给了内向的憨头，却失去了满足欲望的可能，与灵官有染后她也常常处于兴奋与自责的矛盾中。除了老顺一家以外，



小说还勾画了大漠乡村中的诸多有个性的人物：爽朗诙谐自得其乐的猎人孟八爷，粗枝大叶风风火火的婆姨凤香，有钱有心计的人精双福，赌博成性、一心想生儿子的白福，见女人就抱就咬的疯疯癫癫的五子，穷困潦倒忍无可忍将疯儿五子推下悬崖的瘸五爷……作家通过平凡普通生活事件的描写，塑造出一个个性格鲜明呼之欲出的人物形象，展现出西北农民艰辛无奈的生活状态。

在《大漠祭》的编后记中，责编吴金海谈到该书“好看”的例子时，首先谈到的是小说独特的西部特色：“例如西部特有的雄浑苍茫的大漠孤烟、平沙落日等如画一般的美丽景色，富有生活情趣令人心向往之的驯兔鹰、打野兔、辨踪迹、打狐狸的游猎生活。”奇特的西部景观构成了该小说的独有的特征之一。这种景观不仅在于雄浑苍茫的大漠景色、捕野兔、打狐狸的游猎生活，更在于对西北乡村民情风习的生动描写。如对于乡村传统习俗的生动描写：凉州人千百年来山芋米拌面的饭食，打井祭神灵避女人的传统；瞎仙弹三弦唱曲图吉利的做法，打猎谁最后打死猎物归谁的规矩；祭家神、灶神、打醋弹的仪式，祭神后门吊红布条忌门三天的规矩；求神婆禳解灾祸的风习，大漠里唱花儿的高亢婉转……传统的风俗与陋习，与西部大漠乡村的自然景观、善良朴实的人物等一起，构成了奇特的西部景观，展现出小说厚重朴素的风韵。《大漠祭》的另一个特点是鲜活的本色语言。小说基本上以写实的手法进行创作，运用充满了土气的鲜活语言，使作品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情趣，也突出了不同人物的不同个性。如猎人孟八爷诙谐爽朗，他对人说自己：“不成了，老了。人老三不才，放屁屎就来，话碎赛虬虱，撒尿淋湿鞋。不成了。若年轻几岁，或许还能学个赵子龙大战长坂坡，杀他个七出六进的。现在，老了。”语言幽默风趣，充满了人生的感悟与体验。老顺晨起敲儿子们的门，要他们起床：“起呀，爹爹们，尻蛋子把太阳都烤红了。白头子养活黑头子几十年了，该自觉些了。”语言朴实生动，道出了人物的温爱与不满的情感。在小说中，作者常常运用充满土气和上口的话语，以俗气而生动的语言，写出西北农民的生活态度、人生观念：“娶个婆姨上个拌，养个儿子套个罐”“瘸腿上拿棍敲，老天也不长个眼”“提起箩儿斗动弹，女人就爱捣闲话”“人活一世古来稀，就为穿衣吃饭娶个妻”……都透露出土气息泥滋味。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，作者用本色的老百姓的语言表述，显示出作者厚实的生活积累、妙趣横生的语言表达。

在谈到《大漠祭》的创作时，作者雪漠强调的是对于生活的体验、对于生命



的感悟。在《大漠祭》代跋《弟弟·父母及其他》中，他说：“最后强调的是，我是土生土长的甘肃武威人。……这块土地养育了我，要是因了我的努力，能为家乡父老造点儿福，也算没白活。”“我所有的偏激，就源于对生命的感悟。”深切的体验、深刻的生命感悟，构成了这部小说虽平实却深刻的内涵，构成了小说厚重悲慨的艺术风格。虽然，《大漠祭》在叙事方式、艺术结构等方面，还基本拘泥于现实主义传统中，但是，通过对这部小说佳作的阅读与评析，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在小说创作中对于生活的体验、生命的感悟的重要性，倘若没有厚实生活的积累与体验，倘若缺乏对于生命的思考与感悟，小说创作必然是浅薄的浮泛的。

（刊于《文艺报》2001年7月10日）

雪漠小说的意义

雷达（中国作家协会研究员、评论家）

我想谈谈雪漠小说在当代文坛上有什么位置，意义在哪里。

我是比较早的写《大漠祭》评论的人。看了《大漠祭》后，我很激动。有人也许以为我仅仅是出于一种家乡的情结，因为我是从西部出来的。当然，这里有一点情感因素，但更重要的，是我认为中国需要《大漠祭》这样的作品，因为中国“沉默的大多数”，正在从作家的视野中逐渐淡出。前几天，我在兰州大学讲，都市替代乡村正在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。新一代的作家确实缺乏乡村的体验，一种都市的自足使他们放弃了与乡村的联系，而中国的文学又恰恰离不开乡土经验和乡土提供的诗意。所以，上世纪才有了鲁迅先生对国民性的审视、沈从文乡土牧歌的描写，以及建国前后革命农民的史诗。至于近二十年的《古船》《白鹿原》等，虽然写了中国乡土的文化秘史，但都是写发生在上世纪的事。今天的文学中，对我们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，以及在现代化背景下的精神追求描写得太少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乡土也好，都市也好，对于现代人的精神建构，其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。我看到《大漠祭》后的激动之处，也就在这里。

《大漠祭》基本上是写实的，写存在的。雪漠不管是有意或无意，他还是比较靠近现代，这就是对存在的一种认识。雪漠的小说中，没有简单地去诠释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思想，没有很生硬地迎合某种声音，也没有用官僚化的思想来诠释农村生活。它身上，再也找不到上世纪农村革命史诗像《创业史》这类作品的影



子。它只写了河西走廊农民一年四季的艰辛生活，这种生存被写得非常鲜活：他们存在着，他们沉默着，他们已经习惯了几千年的这种生活。小说表现的强劲程度，是我们很多作家所不能比的。作者对他所描写的生活非常熟悉，他不需要专门去搞一种寓言化的写作或者形而上的概括，或者整体象征，它本身就有一种象征意义。同时，农民的那种坚韧，那种屈辱，那种非常艰辛的生存，以及阎连科爱写的那种农民对官对权力的恐惧，《大漠祭》也写到了。现在大家谈得多的是莫言的东西、阎连科的东西，没有多少人去谈雪漠的《大漠祭》，因为西部在整个文化话语中处于边缘化的状态。正因为我深感到西部处于边缘的位置，批评界很少有人把视线投向西部，投到甘肃这样的地方，所以我宣传雪漠的《大漠祭》的确是不遗余力的。我写文章也好，讲也好，与雪漠本人的关系已经并不很大。我讲的是我们的西部文学。我不想为甘肃文学争一个不应该得的位置，或者仅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乡土感情，把不该拔高的东西拔高。我觉得有人认识不到这一点，或者是虽然认识到了但不愿承认。甘肃作家并不笨，也并不比别人差，他们仅仅在某些时候缺少一种东西，所以不能和全国文学思潮接轨。

《大漠祭》中有“史”的意识，就是说，面对西部现在的这种生活，如果我们不去记录，它很快就会流失。在现在中国的版图中，这种生活状态和这种生存相对越来越少了，《大漠祭》有它的典型意义。所以，雪漠有个很强的愿望，他觉得他要替老百姓说话，他要把这些生存还原给历史。我觉得这很可贵。当然，这种做法发展到极致以后，容易变成一种强调原汁原味，淡忘了文学它是一个想象的东西。这样的话，作品给人的感觉，会是一种胶着的生活，“生活性”会把作者沸腾的想象压制住了。

另外，《大漠祭》也好，《猎原》也好，都有追求本土化写作的倾向。正像莫言所说，小说本是一个非常俚俗的东西，和说唱艺术连在一起，但这个东西后来上了殿堂，逐渐“洋”化。他就想从民间艺术中吸取智慧，“大幅度地后撤”。所以，莫言的《檀香刑》中的话语方式就有所谓高密东北乡的猫腔。阎连科对河南方言进行改造，他也希望能在本土化写作上向前走一步。雪漠的这种努力，不管他是自觉或非自觉的，他也是对本土化写作的一种新的探索。而且，他开始得还比较早。对凉州方言的应用，对凉州人生活的展示，对西部人心灵的剖析，都很不错。

现在，我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，简单地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是不行的。从